



拳令声声闹新年

□吴洛加

“二红喜呀!”“四季财呀!”“老虎!”“棒棒!”“鸡!”……除夕越来越近了,小区内已有吃年夜饭的了。欢声笑语中不时传出猜拳行令声,或高亢激越,或抑扬顿挫,让人血脉偾张击节欢呼:“今年,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才够味!”

对重庆人而言,酒与拳是打不散的亲兄弟,拳令也是乡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上周六,王哥得了年终奖,被众人簇拥着去酒楼“搓一顿”。热情洋溢地致过开场白,主人手持酒杯仰脖先干为敬,宴席就此开场。在此起彼伏的赞扬、感谢、祝福声中,酒杯“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菜罢五味,酒过三巡后,主人家拉开了好戏大幕。王哥手指叩桌:“呸,兄弟们,这么喝进度怕是有点慢哦。”斜对面立刻有人响应:“哪个嘛,未必要整它几拳么?”但凡酒喝到这个份上,节目就该出场了。

于是推出了“酒司令”,掌管斟酒、派酒等事务。王哥目光巡视全场,伸手在空中画了一道线:“老规矩,打南北。”众人鼓掌,便按座次划分为南北派,女性也加入不同阵营,刚刚还勾肩搭背的闺蜜,转眼便分道扬镳,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

战令既出,先锋拍马登场。彼此笑容可掬,碰拳致意:“哥俩好啊”“好得不得了”“一定好到底呀”,两手翻飞交战起来。输家喝酒,赢家继续迎战。犹如接力赛,拳手排序极有讲究,或先声夺人,或后发制人。曾有高手连战皆捷兵不血刃,此谓“杀通刀”,败方追加罚酒。输方嚷着重新分配南北,力量以求均衡,再度开战。

看重庆人划拳行令很有趣,拳令并无固定版本,最常见数字入令:一点点呀,二红喜呀,三星照呀,四季财呀,五魁首呀,六六顺呀,七个巧呀,八仙坐呀,九月九呀,全家好呀。随着场上气氛渐浓,拳令内容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国内、国外,统统可搬来。不少拳令方言俚语满天飞,重庆人心领神会笑痛肚子,外地人则如坠云雾不辨所以。

有人以不会划拳为由想躲酒,被火眼金睛的王哥识破:“莫得事,猜子儿,棒棒鸡,随便你选。”于是摸出一枚硬币,让对方过目验证。手在桌下鼓捣一番,握紧伸出让对方猜有无。猜拳人目不转睛,盯住对手,出拳方或抬头望天,或一言不

发,或似笑非笑,表情丰富得可以当演员,双方演戏斗智斗勇。敲“棒棒鸡”,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拳战的高潮永远是“乱劈柴”。双方或坐或站,一个“请”字便交火,先前那些花里胡哨的拳令被浓缩到极致,精简成短语甚至一、二、三的数字,拳随风起,手到令到,气出丹田,声震屋瓦,旁观者手舞足蹈呐喊助威,现场空气热闹得一根火柴便可点燃。

重庆女人的拳战本事深不可测。去年春节曾参加一朋友聚会,也是南北派,同样一剑封喉的“乱劈柴”。这场十指大战成绩相当,最后九局定胜负。赛过八局,4:4战平。末局,南派老大领军出场,砍瓜切菜收拾了北派四员大将。此时南派老大满脸得意,北方主帅一副苦瓜相。

岂料,场上突然跳出一个小姐姐,众人抬眼一看,认出是北派主帅的娇妻。她先前滴酒不沾,大多数时间依偎着夫君笑眯眯作壁上观。此时她兀地拍马杀到阵前,及腰长发往后一甩,啪地一声拍开老公的手:“爬远些,看我的!”眼光挑战似的投向对手,意思是问“可以吗”。已连胜四拳

的南派老大宽容地笑笑,尽管放马过来。双方以掌相击:“乱就乱哪!”便电光石火般乒乒乓乓交上了手。所有人只看到了开局,却没有猜到结果。不出三拳,那主帅竟败下阵去。小姐姐越战越勇,竟连擒对手五将,来了个咸鱼翻身。有人惊呼扯火大声发问:“这娃娃儿拳法太霸道了,是干啥子的哟?”连问三遍,竟无人应答。

蛇年大吉,全民狂欢,在猜拳行令中红红火火闹新年,岂不快哉?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新春快乐

□邓勇

又一年了
妈妈在灶屋推豆腐
锅里的酥肉滋滋作响
爸爸在地坝劈柴
一块块柴
像豆腐一样整整齐齐
我在屋外的木桌上
铺开有金粉的红纸
一撇一捺,写着新春

云朵好美
我们有多久没看过天空了
阳光也很好
染着春联,闪闪发光
狸花猫在窗户的阴影下打盹
土狗追着蝴蝶,忘记了中午的排骨
午后,少年的诗集里,有雪花纷飞

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我想去看看
爬过的山穿过的树林
是否还有我儿时跌倒的脚印
尽管那很疼痛
也足以治愈现在的我

此刻妈妈在对岸喊
“回家吃晚饭啦”
一个一个烟花
在天上绽放成星星
我突然想到
今晚有我爱吃的扣碗
也有一张团圆的方桌
等着我们坐下

又一年了
举杯声中依然有“新春快乐”
夜空中依然有,灯花和烟花
新的一年,我们不妨勇敢一点
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
去经历那些未经历的
即使曲折一点,远一点,也没关系
就当是命运对我们,新鲜的馈赠
(作者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协会员)

饭食记

□谭鑫

中华菜系,品类多奇,讲究不一。不过在我看来,能跳出菜系的框架,游刃于甜咸的喜好,却在大众家庭餐桌上频繁出场的,唯蛋炒饭而已。印象中,它作为一道家常菜,却一直被我吃成了主食。

刚记事的年纪,妈妈的手艺便掌控着全家人的食欲。而蛋炒饭对我,是全家独有的待遇。几滴油、一颗蛋、一撮盐,便能赋予一碗平淡的隔夜饭,一场食指大动的嬗变。

“嗒嗒嗒……”筷子撞碗的声音一旦响起,便如同吹响了前奏,我的目光也像追光灯一样有了焦点,童年那个光线黯淡的小小灶台,就成了母亲的舞台。自她抽筷挑动蛋浆开始,我便被美食的音符所勾连,不甘心只是简单当个观众,双脚也像有了肌肉记忆一样凑过去,哪怕只是增加参与感。

即便母亲怕油星飞溅,不停催促我一边去,我也非要见到蛋浆在锅中绽放成型才肯放心,有时纵然身子退到一旁,仍馋心不改,不忘伸长脖子踮脚往锅里张望。直到那碗溢着香气、泛着油光、带着家味的蛋炒饭,被我端在手里、嚼在嘴里、吞进肚里,这份期盼才算不负初衷。

我和蛋炒饭的缘分由来已久。小学时,我从镇

上放学回家通常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往往人没到家就已饥肠辘辘。彼时离晚饭时间还早,大人们还在外务工,大多数时间我只能望着空空如也的锅碗瓢盆束手无策。

许是饥饿提升了大脑转速。某天,院里的母鸡刚下了蛋,鸡窝中突然传出一阵惊喜的“咯咯咯”声。我仿佛被这叫声点化,灵光乍现,一碗蛋炒饭的架构在脑海中突围而出。来不及规划,几秒钟的时间,我已抱来柴火。洗锅烧火,对小小的我而言自不必说,只是平常心主要用来关注鸡蛋下锅,没空去注意蛋炒饭的具体操作。打蛋、动筷、搅匀……即使是依样画瓢,我也有模有样。但我却忽略了装油的罐子,没注意平时大人炒饭前有舀油的动作,还没等锅干透,便把碗中的蛋浆一股脑儿地倒入锅中……等碗中蛋浆悉数滴尽,往锅里一看,里面的情形早已脱离了想象:蛋花全粘在了锅上,

连铲子也搅不动了,本应黄艳艳的颜色此刻却黑糊糊的,锅里也冒出黑烟……吓得我急忙跑出家,唤来邻居救火。

人生第一次做蛋炒饭,就这样潦草地以昭告全村的方式以失败告终,甚至还成了邻家长教育孩子炒饭做菜的失败案例。万幸的是,从那以后,我做蛋炒饭再未失过手。

后来辗转多个城市,尝试各地的蛋炒饭,做法大同小异,只是特色不一:有些地方喜欢加酱油,有些喜欢加肉、加菜,而我还是喜欢放葱,绿白简单,却自然增色……像家,极尽普通却温暖包容。

学会了生活,自然就懂得了爱。如今,在家里做蛋炒饭,不仅要放葱,还必备嫩玉米、青椒、洋葱、火腿粒,偶尔还酌情添加几颗榨菜粒……色彩缤纷,鲜艳诱人,只一眼便怦然心动。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鼎罐里的腊肉香

□周康平

一到腊月,家里的火塘上,便会挂着一排熏得黄灿灿的腊肉。只是,没有母亲同意,全家没人敢动那些腊肉。这些挂在眼前晃来晃去的腊肉,对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煎熬。

不过我毕竟人小,这种煎熬还不那么强烈,不像三哥他们几个,老在母亲面前叽里咕噜地念叨吃腊肉的事情。

一晚,三哥忍不住对母亲提出质问:“哪个规定只有过年才吃腊肉?”三哥这次好像与父亲达成了默契,不是孤军作战。母亲还没说话,坐在火塘边抽叶子烟的父亲抬头说:“娃儿们想吃,你明天就弄点腊肉煮给他们尝尝嘛,过年也不差那一点儿。”三哥的话本来就惹母亲不快了,父亲更是不会看势头。话音刚落,便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吃吃吃,家里有多大个家底,你这个当爹的不晓得吗?到时三亲六戚那么多人,来了哪个办?”父亲不再言语,母亲态度更加坚决,大声说:“我再再说一遍,不到过年,火塘上的腊肉谁也不准动!”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火塘上吊着茶壶的铁吊钩,突然换成了鼎罐,而且还是家里最大的那口鼎罐。只要看见大鼎罐,大家都知道

有肉吃了,可我却没闻到煮腊肉的香气。三哥揭开盖子,飘出来的香味真不是腊肉味。原来,鼎罐里炖的是几大坨猪大骨和萝卜。猪大骨上虽有一些没剔干净的肉,可我们想吃的却是油光光的肥猪肉。不过,有猪大骨吃,也实属不易,那是母亲专门去镇上买的。镇上的猪肉摊,只有猪骨头便宜,想买的人多,天不亮就得去,若晚一点,连骨头渣渣也不会有了。

鼎罐炖的时间一长,骨头里的骨髓油便被炖了出来,溢满在鼎罐里,飘出的香味直往房梁上躐。悬挂在房梁上的腊肉,好像也被感染,一股股腊肉香味竟也飘入了鼎罐,以至于我们在喝骨头萝卜汤时,三哥情不自禁地喊道:“汤里有腊肉的香味!”

那时,我以为与火塘有关的生活会陪伴我一辈子,没想到十年之后外出求学,烟熏火燎的火塘便成了一去不复返的过往。如今,岁月虽已远去,心中怀念的火塘,依然是那鼎罐里的腊肉飘香。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